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五五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五五冊)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74·7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冊

(77)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玄素吐納導引藥呪符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即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墳籍篤信神仙者而與校秘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好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書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率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交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玄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玄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谷神不死羽化登真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孫伯淵澹司篇好古義兼綜九流以明刻抱朴子及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贊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輪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吐納導引與內

抱朴子 內序

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予，增刊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善，但見者頗夥，予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大半部及盧學士文報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葉林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潘藩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讀。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子，遂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繼觀察昌司漕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教養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代刊板官庫及明人書帕之例，適予及方制府顧茂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榷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據他書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誌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諸符，各本縮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真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抱朴子附篇目錄

內篇校勘記

外篇校勘記

內篇佚文

外篇佚文

金匱經上中下三卷

養生論

大丹問答

抱朴子別旨

抱朴子內篇目錄

暢玄卷第一

論仙卷第二

對俗卷第三

金丹卷第四

至理卷第五

微旨卷第六

塞難卷第七

釋滯卷第八

道意卷第九

明本卷第十

仙藥卷第十一

辨問卷第十二

極言卷第十三

勤求卷第十四

雜應卷第十五

黃白卷第十六

登涉卷第十七

地真卷第十八

遐覽卷第十九

祛惑卷第二十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遺邪却惡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籍志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以收外篇原未合爲一書其內篇

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旨一種間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爲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爲二十卷隋志二十一卷音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爲二十二卷也音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旨既自爲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真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仙金內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然則別旨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抱朴子內篇序

疲大

洪體多超逸晉書作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
騁足則能追風攝景猶故晉書無欲戢勁翮於鷦鷯晉書作鷦鷯之羣藏逸
跡於駸駸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晉書作以
驚之蹇足以晉書無自卜者審不能者止晉書有豈敢力蒼蠅而慕
沖天之舉策跛鼃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晉書作求媒揚晉
颺之美談推沙磧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晉書無焦僂之步
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曠晉書作曠也晉書無要難之贏
而強赴扛鼎之契晉書作契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
之途而志安乎窮晉書作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晉書無蓬華有
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進之士雖艱遠必造也
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
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
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晉書作
諮問晉書無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
蓋難言較略以示一隅其排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
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晉書作先舉一本作先
服膺周孔桎梏皆死晉書無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
書晉書無不特大笑之晉書作不但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
於晉書無世晉書作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
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晉書故不至第也晉書作所著子言黃白之
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以藏晉書作藏名山石室晉書無目欲
藏之金匱以示識者晉書作識者下三十一字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實使來
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晉書作謹序後人所
增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暢玄

抱朴子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昧乎其深也故稱
微焉懸絕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
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燦而景逝或飄灑而星流或滉
漾於淵澄或霖霖而雲浮因兆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
下沈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
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
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吐納大始鼓冶億類徊旋四七匠成草昧
變策靈機吹噓四氣幽括沖默舒闊繁尉晉書作繁尉一抑濁揚清斟酌河
渭增之不溢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
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八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或
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冶容媚姿鉛華素
質伐命者也其唯玄道可與爲永不知玄道者晉書作有雖顧盼
爲生殺晉書作殺之神器臂吻爲興亡之關鍵椅樹俯臨平雲雨藻室
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幃雲離西毛陳於閑房金觴華以交馳清
絃嘈囀以齊唱鄭舞紛綵以綏炮哀蕭鳴以凌霞羽蓋浮於連漪撥
芳華於蘭林之圃弄紅葩晉書作紅葩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
臨深則俯擊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熒晉書作熒一本
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故曲終則數發晉書作數發一本
勢之攸召猶影響之相歸也彼晉書作彼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遺也
夫玄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
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
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
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咽九華於
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翔希微履略蜺虹踐踟躕旋璣此得
之者也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

異於細分作介之伍養浩然之氣於蓬華之中遺縷帶索不以貿
龍章之曜曜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駘驪也藏夜光於黃岫不
受他山之攻沈鱗甲於玄淵以遠鑽灼之災動惠知止無往不足棄
赫奕之朝華避價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閒而萬物化爲塵氛怡一本
怍作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爲繩樞握耒甫田而塵節忽若執鞭一本
作一本激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賤
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處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
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鈎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刻
如朝如清一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肯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
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
此二字無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
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汚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
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刀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誘龍何足以威之乎
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珉秦痔以屬
車登朽繯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且爲釋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
撓鍊鍊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戰戰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
懷怖者也故至人嘿詔夏而輕作機作機作奮其六羽於五城之墟
而不煩衡廬之衝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
鵠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說矣遂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暨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藏本無此字而所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巨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鄺之辯，黃育五丁之勇，而咸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鑊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據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玄牡龍蹄，華轂易步，藏本無此字鼎鍊代耒，粗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妻當作桑，事見列子說符篇，藏本無此字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速內外之禍也。夫班狄狄當作狄，同字又見後解問篇不能削瓦石爲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舊脫此二字，今補使累晦朔之積，舊此下衍語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子答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鞠磻之音細，而麗天之景微哉？而聾夫謂之無聲焉，聵者謂之無物焉，又況管絃之和音，山龍之綺縠，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曄曄之鑄鍊哉？故聾聵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玄象矣，而況物有微

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昔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事非，一本本鈞未乖，未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混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齊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咸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蹙，藏本無此字水性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亡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佯柯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藏本無此字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爲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刻本作隔，非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雉之爲蜃，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螭爲蛤，荇苓爲蛆，田鼠爲鴽，腐草爲螢，蠱之爲虎，蛇之爲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姬爲龜，枝離原注一作滑，錢一爲柳秦女爲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爲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閒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詰老戴天，而藏本有無知其爲字上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己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焉。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藻，廢爲去役，藏本無此字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俗之外，世人猶矜能甄別，或莫造志行，藏本無此二字於無

名之表得精神於兩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爲不幸以榮華爲穢汙以厚玩爲塵壤以聲譽爲朝露蹈炎燄而不灼躡玄波而輕步鼓翮清塵風飄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真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皆知郊間兩瞳之正方叩疏之雙耳出乎頭巔馬皇乘龍而行子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原作龍或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觀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真人疾之遂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爲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爲有所不見爲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姪姪校巨龜日藏本作白今改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朝覽治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惠遠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爲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僞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而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術業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往年藥食雞雞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遠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真僞研覈有無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載無其事妄造何爲乎遠古之事何可親見皆賴記籍傳聞於

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利刺本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述帝王之禪授薄卿相之貴任棄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爲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書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子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爲實錄劉向爲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樂太爲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焉稼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賈或有不利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爲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遺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爲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軼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汨其和氣難容伐其根莖所以萌精損慮則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虻腐則坐不得安蟲羣攻則臥不得寧藏本作安四海之事何祇若是安得掩賢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爲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吹增之贍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欲靜寂無爲忘其形骸而人君撞千石之鐘伐雷建之鼓碎磬嘈囂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奪耳飛輕走迅鈞矜弋高仙法欲令愛遠盡燭不害含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焚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斷之疑有

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膾。屠割羣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煎熬勺藥。旨嘉饗飫。仙法欲薄愛八荒。視人如己。而人君兼弱攻昧。取亂推亡。闢地拓疆。派入社稷。駭合生人。投之死地。孤魂絕域。暴骸腐野。五嶺有血刃之師。北關懸大宛之首。坑生斃伏。動數十萬。京觀封尸。仰干雲霄。暴骸如莽。彌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亂者九。漢武使天下嗷然。戶口減半。祝其有益。詎亦有損。結草知德。則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膏肓。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祕。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蘇秦絕糧之餒。冬抱戎夷後門之寒。夏有儒行環堵之暎。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玄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聞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上。遲遲以臻。殞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愚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遣。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閑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難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藥太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冒干貨賄。銜虛妄於苟且。妄禍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式怒癘。戎卒爭蹈火。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瘠孝。毀歿者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藥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作傳。然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綬經。視金玉如土糞。親華

堂如牢獄。豈當掘腕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楹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刻本有去後人皆在鄆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昔王莽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噓死者不可謂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謂燧人之鑽火。覆溺者不可謂帝軒之造舟。醢營者不可謂杜儀之爲酒。豈可以藥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現。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真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

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盡去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玄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培燕簡，蓐收之降於莘，樂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讖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仕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蔽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蚊虻負山，與井莖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患其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撰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津鈞，非荆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真也。斯朱公所以警愷，薛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文。一本又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偏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刪秦大夫阮倉四字刻本謄書中出之，或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狂夫童謠，聖人所擇，獨蕘之言，或不可遺。采葑此二字無采菲，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會蝕之故，而謂懸藏本元象非大明哉？外國作水精枕，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肖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驪及駝驢是驪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

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甌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稟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實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龜鶴體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哲，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近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異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承，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意林作合聚魚鱉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粉，潰金爲漿，入淵不沾，意林作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刻本有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守之二字，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閒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載者，終不巢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遠避處，故人少有見之。

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柏，藏本四邊枝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人，皆壽千歲。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獼猴壽八百歲，變爲猿，援壽五百歲，變爲猿，援壽千歲，蟾蜍壽三千歲，麒麟壽二千歲，騰黃之馬，吉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而鳥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能，引作龍，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藏本作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地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滅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丘長穎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藏本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效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壽爲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

故也。觀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與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尙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答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真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與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蛟螭，狙獼蠱，皆能竟冬不食，此二字無不食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鴈，當作以正時帝軒俟刻本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乾鶴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白狼知殷家之興，鸞鷟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還魂，自然玄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仙之遠旨，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占此下失天藏本此下八字之玄道，步七政之盈縮，論凌犯於既往，審崇替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一本作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算，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治，至於樸素，徒銳思於糟粕，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枘之蟲，伎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撥蠅之薄術，而僞僞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旨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學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胸，皆自其命，不當詰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貴

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渺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瀾以啄木之護樹，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愚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況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鷄鴨之足，原注蟲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搗肉冶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癢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兔絲萎，川蟹不歸而結敗桑，樹見斷而蠶殄，觸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醢沾於肌體，則脯腊爲之不朽，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目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燄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淺居於盤盂，皆如說焉。按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三十八字漢書藥太初見武帝，試令關棋，棋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疑作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凌霄，皆俗棄世，悉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

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舉霓蓋，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逍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疑此下膳可以不咀茹華璫，勢可以總攝羅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罔識其妙，亦無餓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疑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迴於流俗，逍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玄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答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錄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一本作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翫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鄰，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寧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駕而輪之，求長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疑作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附人情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答曰：

有之。按玉鈴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此上藏本錯今皆移正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雖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閱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著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遺機經事以此爲至秘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夥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真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遵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無丹字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缺之不書者江東先無此書書出於左元放元放以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實無擔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數耳有積金盈櫃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枌則如餐符之薄味觀葛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之道

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得辦當須且將御小者本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萬斛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行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傳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黃汚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按雷霆當作霹靂可謂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知當作其嚶嚶無所先入欲以繁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駁一本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藏本無此字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綽綽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獨得爾爾當作爾今校正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仙道而大笑之又見後微言耳今校正此近乎上古真人懸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所成皆如方耶真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